

安丘董家莊 漢畫像石墓

STONE RELIEF TOMB OF HAN DYNASTY
IN DONG JIAZHUANG VILLAGE, ANQIU COUNTY

安丘縣文化局 安丘縣博物館

濟南出版社

安丘董家庄 汉画像石墓

STONE RELIEF TOMB OF HAN
DYNASTY IN DONG JIAZHUANG
VILLAGE , ANQIU COUNTY

安丘县文化局 安丘县博物馆

济 南 出 版 社

(鲁)新登字 14 号

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

责任编辑:李兆虬
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封面设计:郑岩、郑蕾
安丘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8.88
字数:225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80572—662—O/J·27

定价:26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直接到印刷厂兑换)

执 笔： 郑 岩(特邀) 贾德民 王秀德

拓 片： 王秀德 陈立兴 贾德民

绘 图： 郑 岩 陈立兴

序

在号称“齐鲁之邦”的山东大地，保存有数不尽的古代物质文化宝藏，汉画像石就是其中一种逾千年而不朽的艺术瑰宝。这些画像石是汉代墓室、祠堂、阙等石质建筑物上的雕刻装饰，由于它以艺术的形式与形象化的内容，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而成为了解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艺术以及文物制度、社会习俗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深受历史、考古和艺术界的重视。

山东是全国保存和出土汉画像石最多的地区，早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就有记载，自清代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湮没已久的嘉祥武氏祠画像石出土后，其“画像古朴，八分精妙”，以致竞相传拓，翠墨流传，因而对汉画像石著录与研究者也越来越多。而大量的汉画像石调查和考古发掘，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大致说来，对汉画像石的发现、著录和研究，最早是由我国的金石学开始的。北宋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兴起，金石学家开始有目的地著录汉画像石，如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和洪适的《隶释》、《隶续》等，就记录了包括著名的孝堂山石祠、武梁祠在内的许多画像及榜题铭刻。自此以后到本世纪初，著录汉画像石的金石著作不下数百种。这些著录不仅保存了许多珍贵资料，而且对汉画像石内容考证方面也不乏正确之论。但是金石学的著录，其资料来源是未经科学调查和发掘的零散汉画像石，主要是靠金石学家收集的拓本，而著录和研究又多偏重于文字，对大量无榜题文字的画像、花纹边饰等则很少注意，更说不上对汉画像石作整体、全面的考察。从本世纪初，随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对汉画像石的著录和研究逐步迈入了以实地调查和考古发掘为手段，积累资料的阶段。在旧中国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较少，新中国成立以后，汉画像石资料的积累才正式进入了科学调查和发掘的时期。随着资料的积累和认识的推进，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对汉画像石的研究也逐步深入。从考古学上对汉画像石进行区域类型和分期断代等基础性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与此同时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大，目前许多艺术史、思想史、科学史等方面的研究者也涉足到汉画像石研究领域中来，共同开发和汲取这一课题中的丰厚内容，以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作为推进汉画像石课题研究的基础，仍然是不断丰富的、经过科学调查发掘的较完整可靠的资料，只有在此基础上，研究工作才能有正确的分析、判断，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我过去对武氏祠画像石、嘉祥宋山小祠堂画像石、曲阜东安汉里画像石等所作的实地考察和建筑考证复原工作，就是为了认识它们本来的整体面貌，以发挥其应有的文物考古价值。现在，《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一书的出版，无疑又为汉代画像石的研究提供了一份较完整的丰富资料。

董家庄汉画像石墓发现于一九五九年,是继沂南北寨画像石墓之后又一引人注目的重要发现。该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画像内容丰富,艺术水平高超。墓中的许多画像堪称杰作,如前室的雷公出行图、中室的乐舞百戏图、后室的山林狩猎图等,场景开阔,气势雄大;特别是墓室中轴线上的三根立柱,以高浮雕、透雕等技法雕出的人物与百兽,其内容与形式十分奇特,是独一无二的雕塑精品,含有多方面的文化信息,都值得认真研究。该墓资料曾有报导和简报发表,为中外研究汉画像石的学者所重视,但整体材料却长期未能发表。因原墓址处于水库区,该墓发掘后于一九六三年迁至安丘县城内复原。几十年来,在当地政府与文化、文物部门的保护管理下,这座画像石墓得以完好的保存,前来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成为安丘县对外开放、旅游观光的一大文物景点,不仅如此,在安丘县文化局与安丘县博物馆的组织和努力下,又编著了《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这部书,以更好地发挥这座重要的汉画像石墓资料的作用。他们根据复原后的墓室结构重新进行测绘,绘制了各个平面图、剖面图。书中对墓葬结构以及墓室中的每一幅画像,都尽可能作了详细有序的介绍。在图版的制作上,许多画面雕刻技法特殊,拓片不足以表现其特点、内容者,则辅以照片或实测的线图,为研究者提供了诸多方便。其次,该书还以较大的篇幅对墓葬年代、画像内容、艺术特色以及墓主人等问题作了探讨,论述中吸收了已有的成果,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但书中也存有少数拓片质量欠佳,开本小、图版不易表现细部效果等缺憾。总地说来,该书的出版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使人们得以一睹该墓整体画像的面貌,有助于推动对这一批重要资料以及整个汉画像石课题的研究,有利于发挥文物的作用,扩大宣传和影响,有利于加强对这一重要文物的保护。据被邀参与这项工作的郑岩同志相告,该书的编写出版是在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下,克服了人员不足、经费有限等困难,通过多方联系组织专业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完成的。这种为本地文化建设创业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谨此志序。

蒋英炬

一九九二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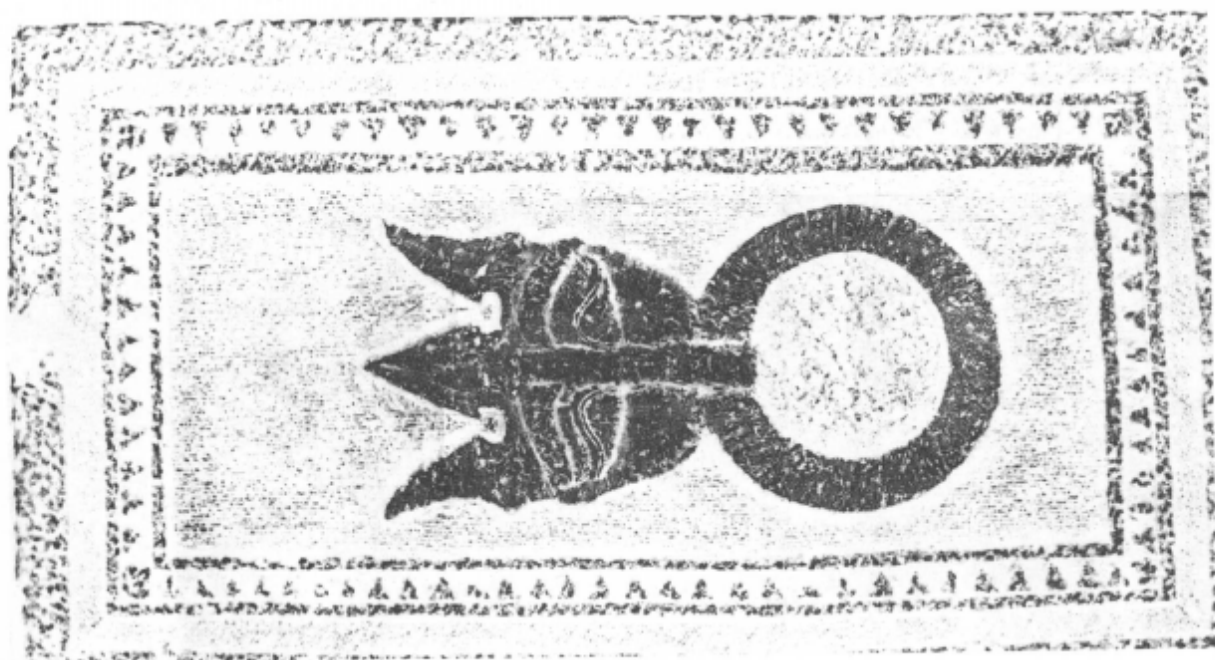
序

安丘县历史悠久,地上地下的文物极为丰富。建国以来,历届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为研究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实物资料,其中董家庄汉画像石墓尤为重要。1959年在兴修牟山水库的过程中,文物工作者在库区调查发现了这座汉墓。县政府即聘请省文物管理处的专家进行了科学发掘,并组织民工将全部画像石拆迁到县城妥善保存。1963年我县的经济形势刚刚开始好转,就在县园艺场内进行了复原。以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使之在十年浩劫中幸免于难。可以说,我们的许多老前辈在文物保护方面具有远见卓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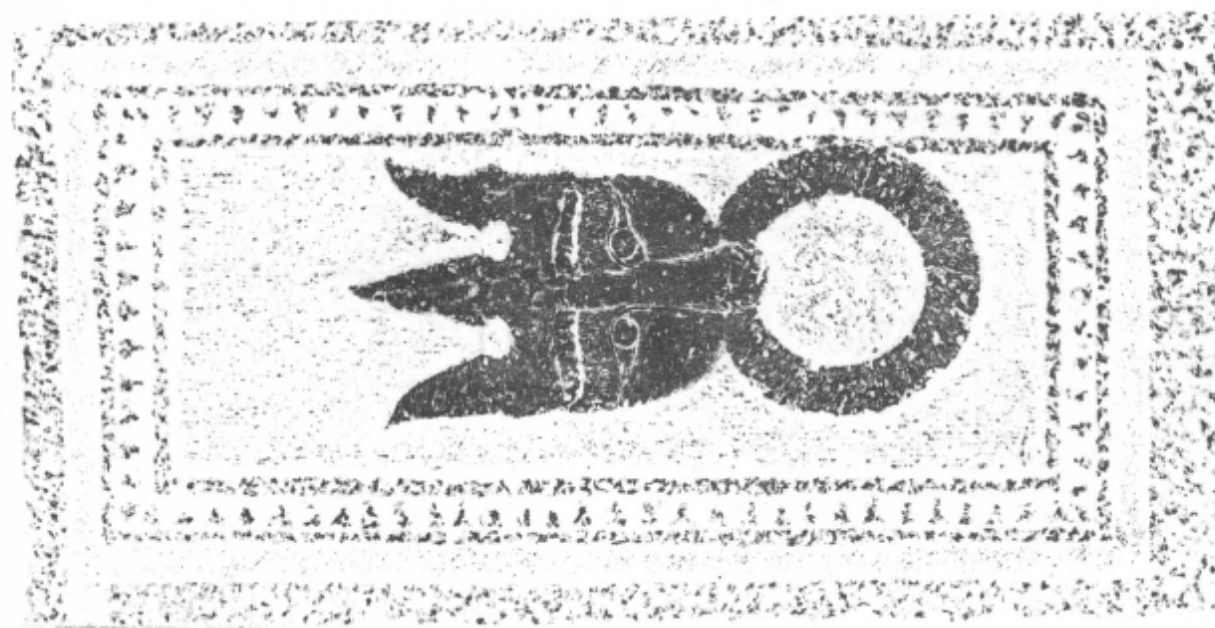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县与国内外的交往日益频繁,前来参观汉墓的学者、游人与日俱增。其中有各级党政领导,也有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他们都把参观汉墓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活动,并对画像石的雕刻技艺赞不绝口。我们看到,汉墓已成为宣传安丘的重要窗口之一,加强对汉墓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对于促进我县的两个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84年冬,我们在汉墓西侧建立了县博物馆,开始对汉墓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和宣传。近几年来,博物馆的同志先后在省内外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和图片,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为了更加全面系统地发表这批画像石资料,文化部门于1990年秋着手组织力量编写《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一书,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现在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此期间,我们曾得到学术界许多老专家的热情指导和帮助,借此我谨代表地方政府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热诚欢迎各界人士莅临安丘旅游观光,共同开展对汉墓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使之在四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宗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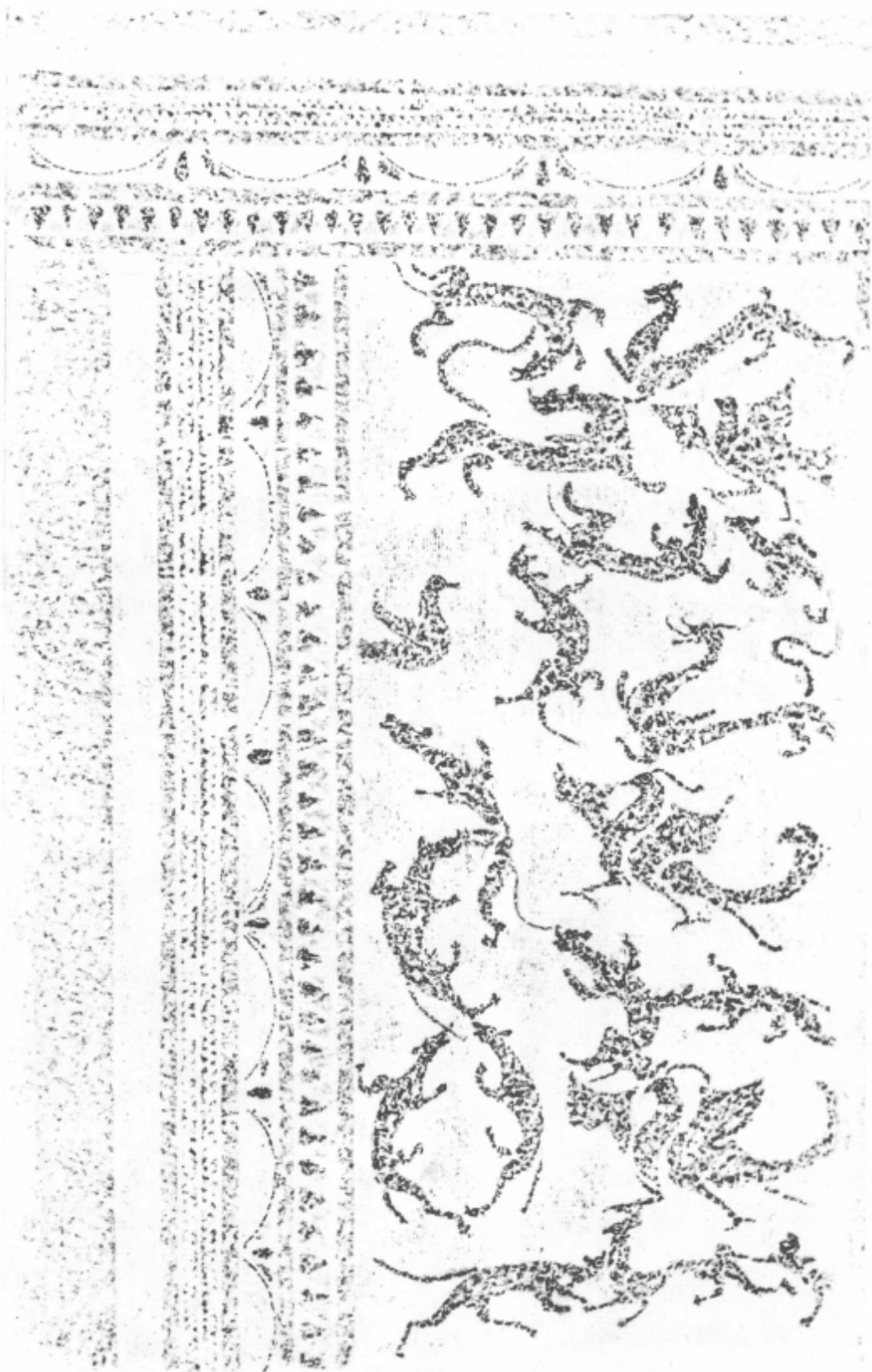
一九九二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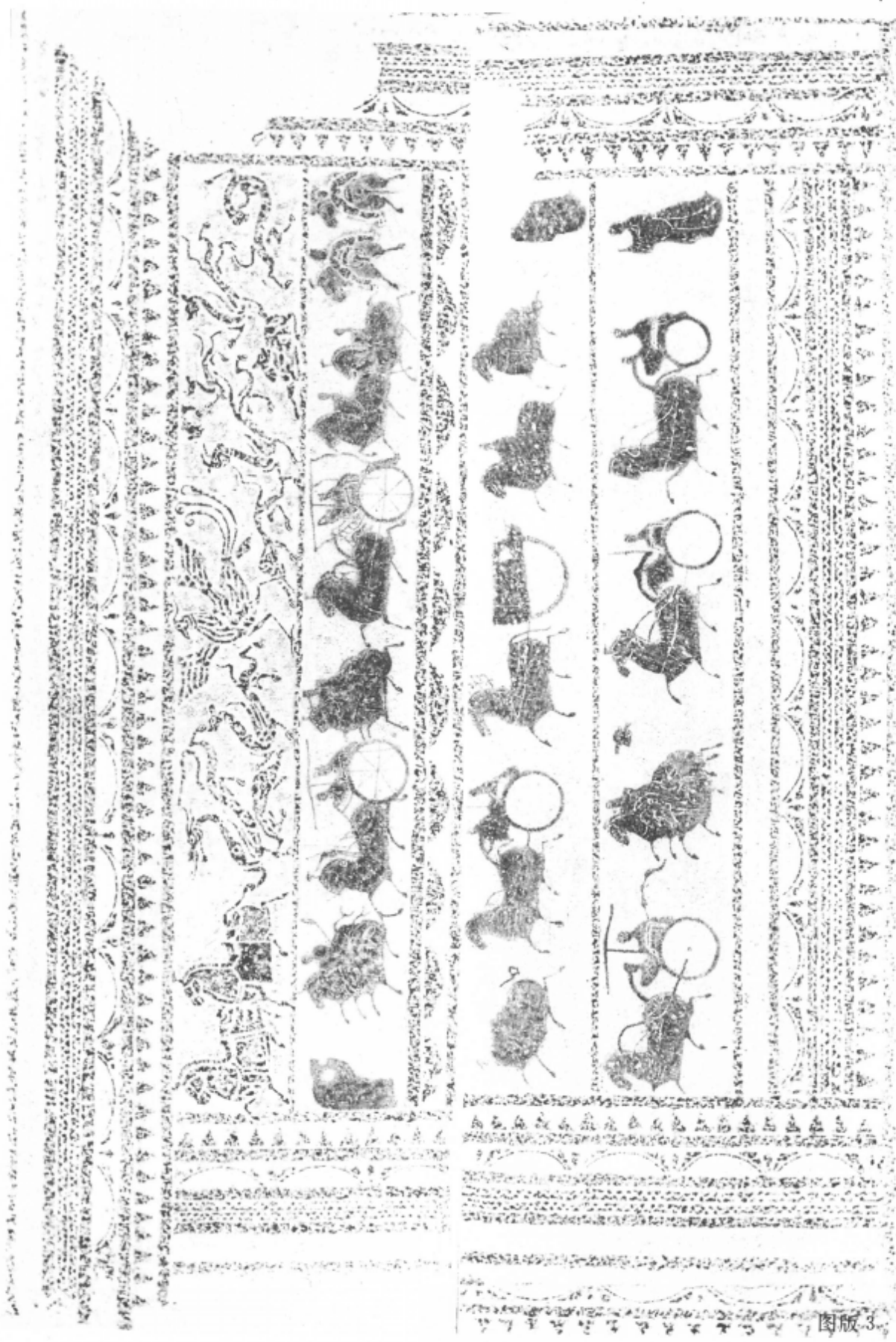
东门扉外面(编号7)



西门扉外面(编号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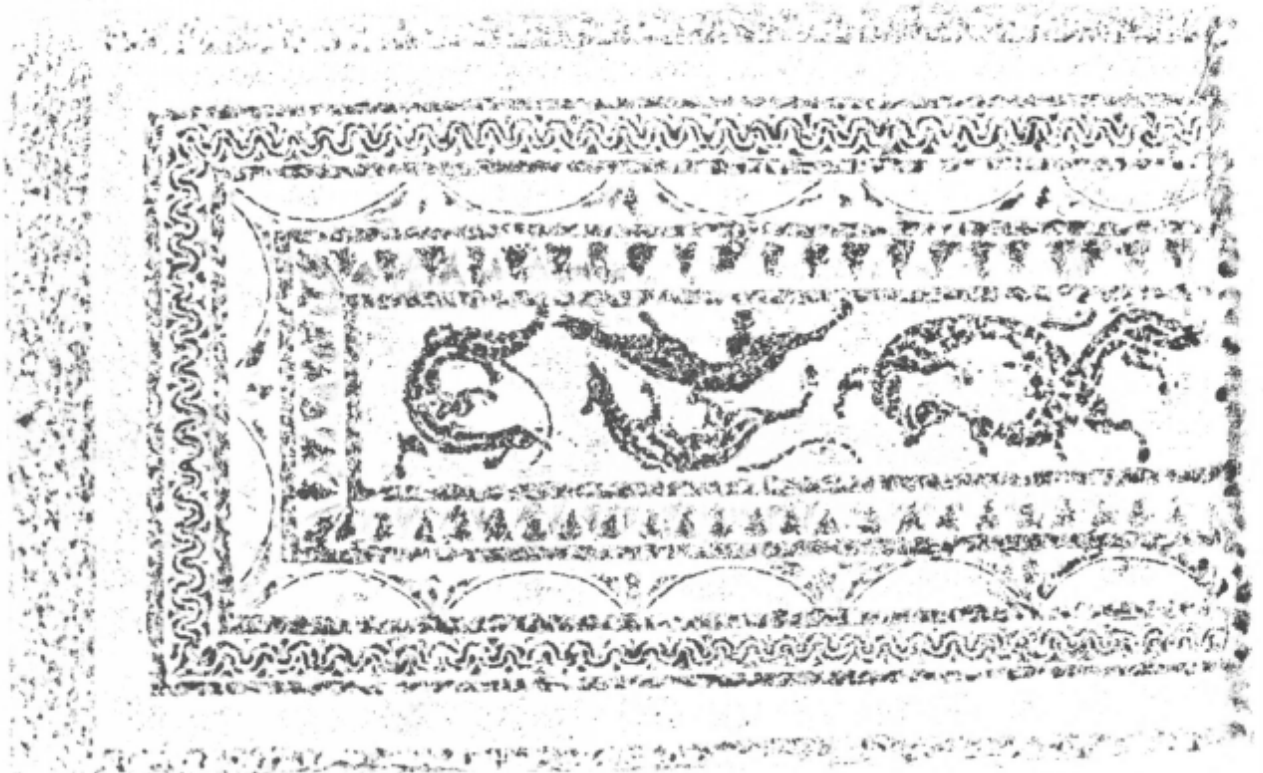
前室南壁东侧右立石(编号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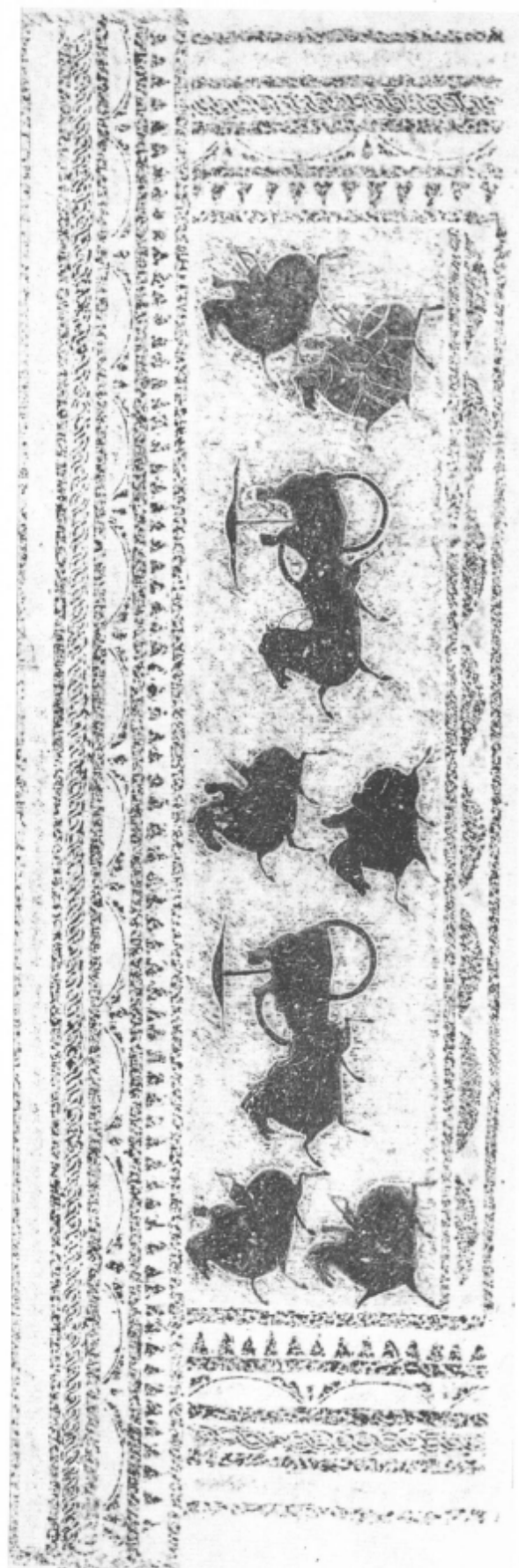
前室西壁(编号 15)



前室北壁东端方柱南面(编号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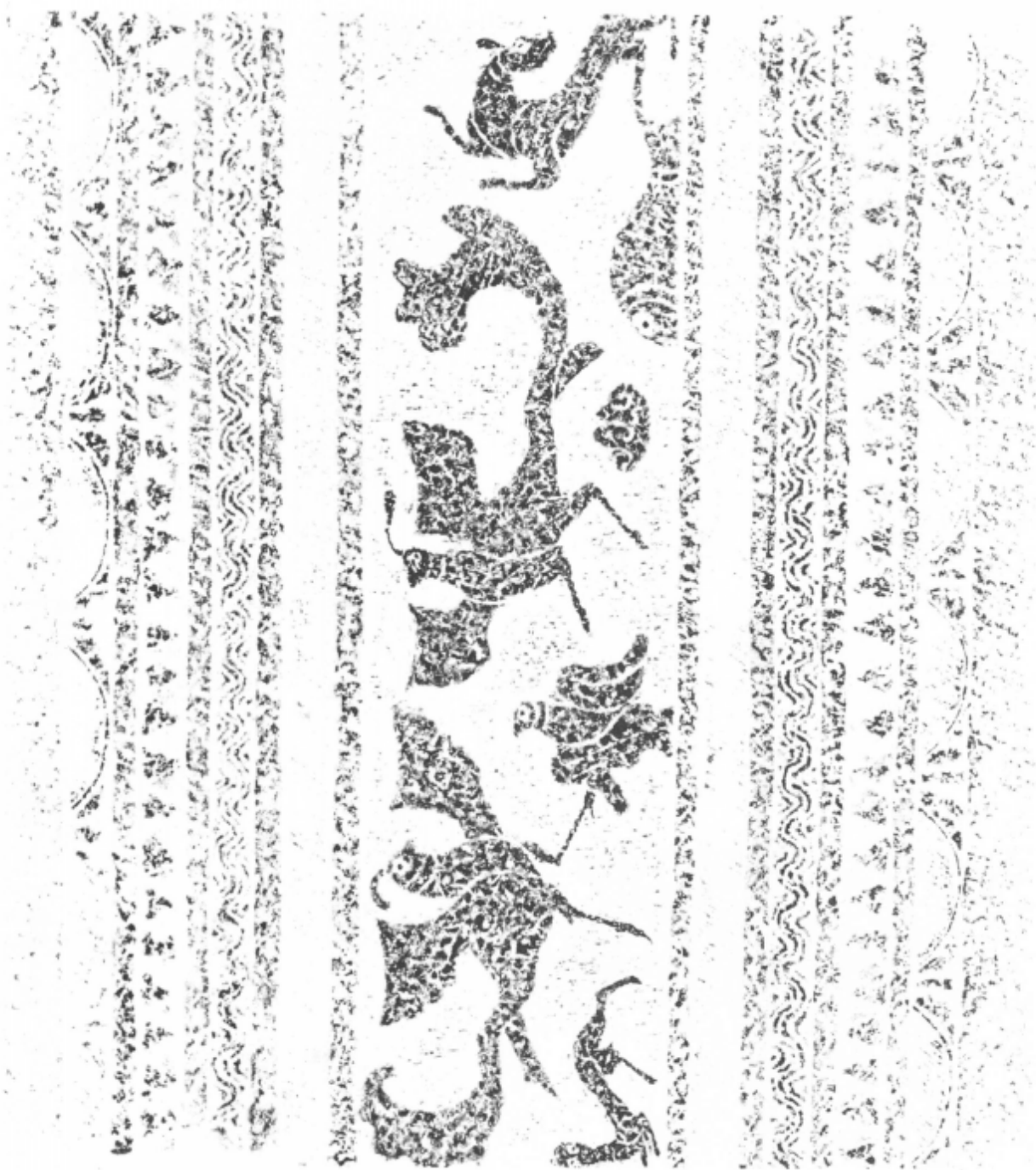
前室北壁西侧立石(编号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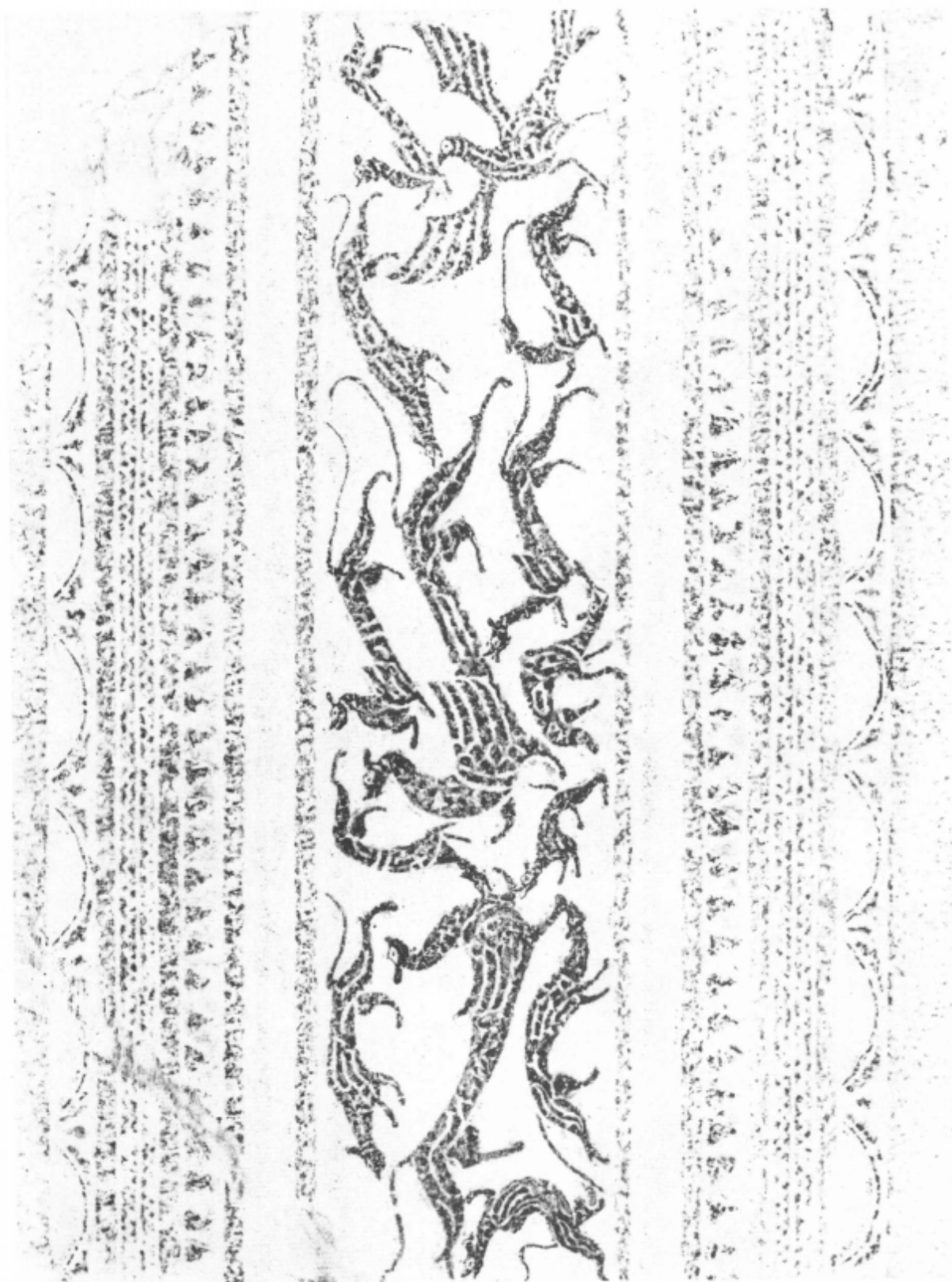
前室东壁上石(编号 20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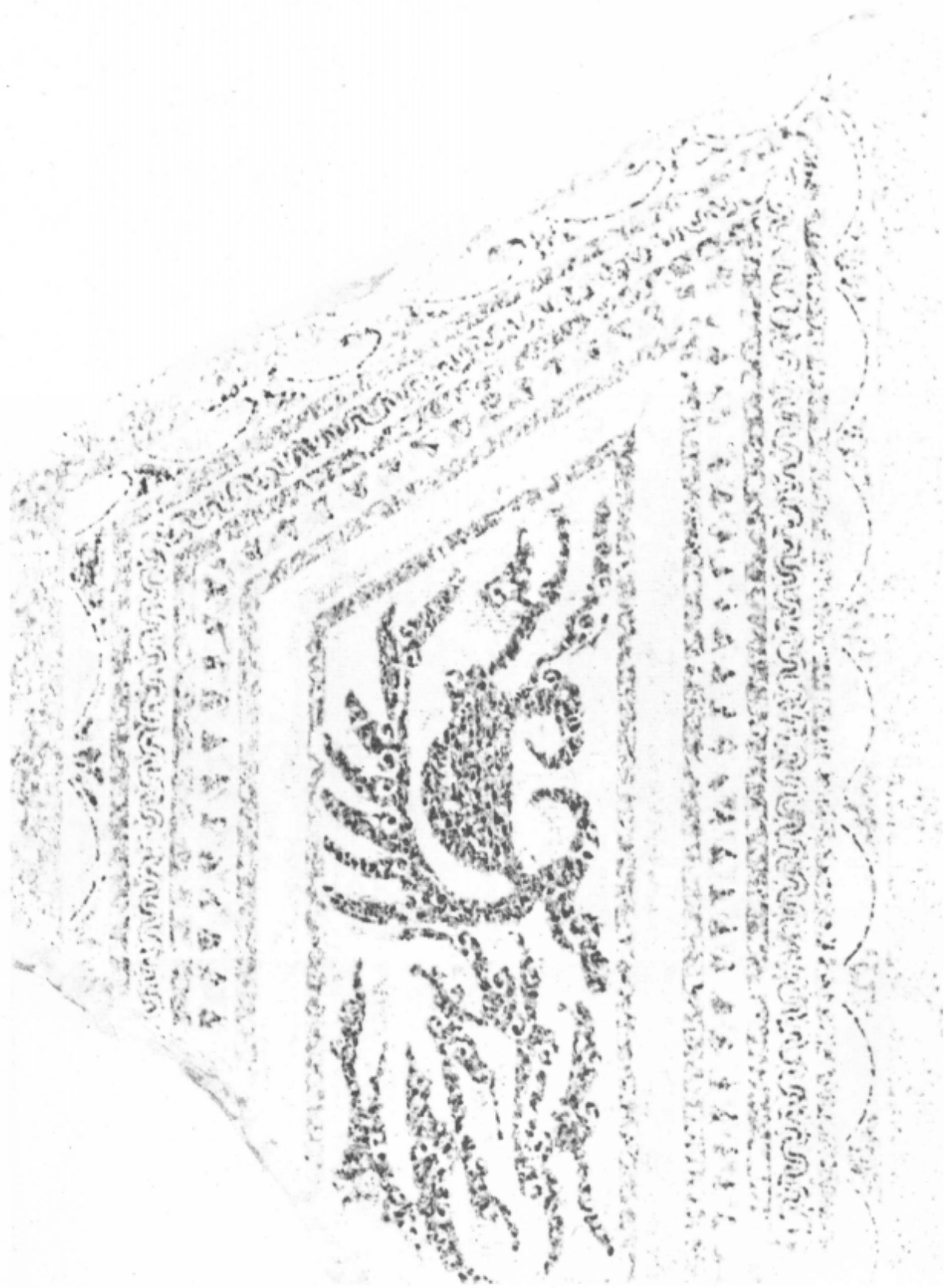
前室室顶南坡第一石(编号 2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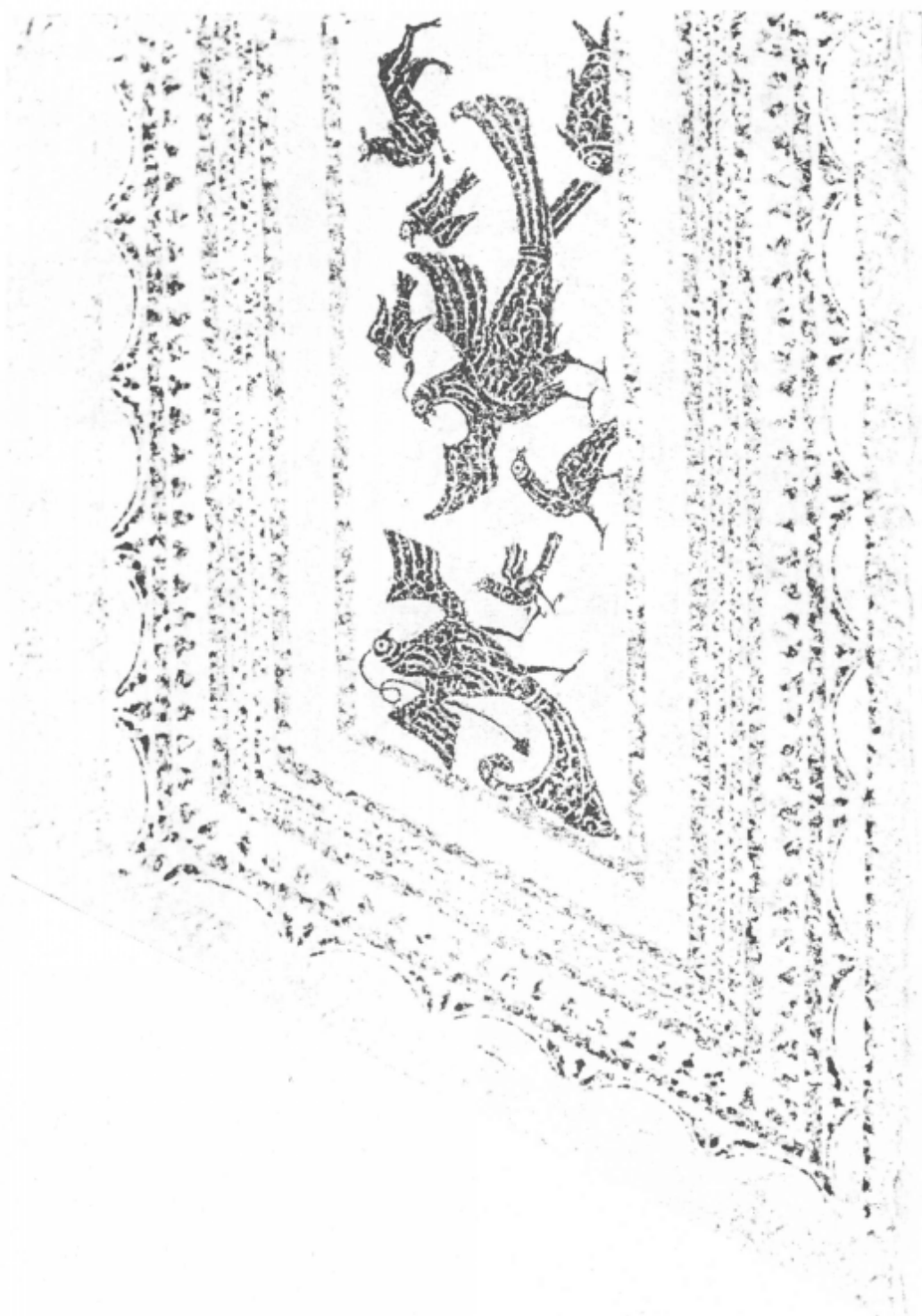
前室室顶南坡第二石(编号 21B)



前室室顶南坡第三石(编号 21C)



前室室顶南坡第四石(编号 21D)



前室室顶北坡第一石(编号 23A)